



秋天色彩的盛宴

□郝 军

秋色如画，秋声如歌。秋天的早晨，怀川大地到处充满了诗意和憧憬。秋天，是一场色彩的盛宴，流光溢彩，熠熠生辉，动人心弦。

秋天，俨然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大画家，把每一笔、每一画都涂抹得如此绚烂、热烈。当我们走近大自然的怀抱时，满目都映入数不清的颜色，不同的植物呈现完全不同的色彩，有耀眼的金黄、热烈的丹红、怡人的翠绿，大街小巷、公园湿地、乡村野岭……处处五彩斑斓、绚丽多彩，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小城的秋色更加浓郁，勾画出一幅幅梦幻迷人的动人画卷。

秋天是黄色的。秋风起处，各种植物都着上了金色的彩衣。路边的大树，道旁的野草，石堰根的菊花，墙头的南瓜，无不展现出极具个性的妩媚与风流，以不向秋霜低头的任性与泼辣，把秋天的高贵、秋天的韵味、秋天的优雅描摹得那么雍容华贵、蕙心兰质。

秋天是白色的。秋天，天空明净而高远，云洁白且无瑕，月色皎洁与剔透，秋霜白絮像冬雪。如得闲暇，披一蓑秋霜，撑一泓秋水，煮酒泛舟于湖上，听耳边秋虫唧唧，看眼前秋色溶溶，白发渔樵江渚上，古往今来多少风流事，一切尽付笑谈中。

秋天是蓝色的。“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秋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哲学家，没有哪一个季节的天空能蓝得过秋天，也没有哪一个季节的天空能高得过秋天。秋天的蓝，蓝得深邃，蓝得纯粹，似无瑕的宝石，更似蔚蓝的大海。蓝得如此深邃，就连万物千水都迷醉在这无边的蓝色中。

秋天是多彩的。再神奇的画家也调不出这样的多彩，再博学的诗人也描不出这样的神韵。登高远望，红的，夺人魂魄；黄的，美得让人心醉；绿的，映得郁葱滴翠。大自然的秋天，美得让人不忍呼吸。寻晴日，觅得一处山水，一荫绿植，一汪秋水，几丛芭蕉，几点莲荷，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

秋色是温暖的，也是成熟的。秋天，是大自然中最丰富的调色板，把大自然的美艳展示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红的辣椒、柿子，还是黄的玉米、稻谷和菊花，再或是绿的豆角、黄瓜等，均匀地沐浴在阳光秋风下，带着泥土的芳香，把成熟的果实幻化成至美的颜色，给人们带来欢乐，带来满足，带来希望，带来期盼。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也非常喜爱秋天的色彩。王绩《野望》诗云：“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李贺在《雁门太守行》里曰：“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杜牧《长安秋望》中说：“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刘得仁在《池上宿》曾感慨：“老树呈秋色，空池浸月华。”范仲淹《苏幕遮》词起首就有：“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文学大咖的笔下，赋予秋色不同的意境、含义和特色。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天，有着金属的质感，金子般的明媚。金黄的树叶落在草地上、落在水面里，是那样轻盈，那样优美，千万种色彩交织绵延、蜿蜒不断，那是水和叶的缱绻，那是天与地的诗行，再配上悬于枝头的红柿、南飞的大雁和落日的晚霞，这该是一幅多么绚丽壮美的秋韵图啊！

黄河原来是黄的（外一首）

□张志勇

今天我又来到了黄河边
与以往不同
莫不是我的眼膜出了问题
今天终于看清楚了
黄河水原来是黄的

在我的记忆里
总有一句话“黄河之水天上来”
那么，雨水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雨水是透明的
也可以喝也可以洗衣服等

我不是不相信
传说能否变成现实无从考证
奇迹是否传扬成了神话
黄河就是这么天天奔涌流淌
有时候会暴跳如雷让人惊恐
有时候像只温顺的绵羊

也许历史记载了黄河的变迁和蹉跎
就像受过伤口烙印下疼痛的记忆
在夜幕里听到的涛声一泻千里

我不再去考证黄河水黄了的原因
朦朦胧胧地从大地上悟出了道理
人类诞生的时候
是否已经成了黄色的皮肤

黄河上的船工号子

纤绳绷得直直的
拉出了一道道的血痕
放眼望去
仿佛把两岸的山脉穿在一起
我在上面摇摇晃晃走起了钢丝
这不是我走钢丝的绳索

急流勇进的河面上
那种声音回荡了山谷
没有音乐的伴奏仍然铿锵有力
一代一代地抒写了黄河的辉煌
在古铜色的皮肤上
拉起了命运的坚强

那号子像波涛汹涌的撞击声
有时会天摇地动
有时会气壮山河
有时会像越过山脉的山歌
在寂静的山脉上响彻每个人的心房
那号子的旋律和跳动的音符如此铿锵
也许看不到他们拉纤的身影

有时会沿着遗留下来的足迹
寻觅曾经刻满沧桑的年轮
总想去感受黄河奔腾激昂的力量
将是在心里默默地竖起一座丰碑
愿上天如果还能重来
哪怕留下一段影象和一段旋律

岁月无声爱有痕

□王雨洁

在记忆的长河中，我亲爱的妈妈宛如勤劳的使者，悄然编织着生活的锦绣，带给我们岁月的美好。

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我有一个漂亮、热心肠、古灵精怪的妹妹和朴实、善良、可爱的弟弟。犹记我们姊妹三人的童年时光，妈妈每日都会将我们的衣服清洗得干干净净。夏天，每天放学归家，那又圆又大的盆中满满当当装着待洗的衣物，妈妈坐在小板凳上，双手于其间不停舞动，肥皂泡似灵动的精灵在她指间欢快地跳跃。她一边用力搓洗着衣服，一边满脸笑意地说：“贝贝，你们放学啦，歇一会儿，妈妈给你们盛饭。”言罢，她迅速地擦干湿漉漉的双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而后转身迈入厨房。我记忆深处的厨房，有着又长又大的案板，左边墙上的三层空间里放置着碗筷和调料，白色的瓷砖偶有脱落，但是勤劳的妈妈总能把它们擦拭得闪闪发光。右边那扇窗户下，炉灶上的风机咕咕作响。而那扇永远关不严实的木头门，任由风肆意地灌进来，或许正是这长年的冷风，让妈妈患上了偏头疼和腰疼的毛病。但妈妈从未抱怨，依旧在这样的环境中，为我们精心烹制着每一顿饭饭菜。我们的童年时光是快乐的、幸福的，我们在妈妈那无私的爱里健康成长。

妈妈的勤俭持家令人赞叹不已。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都是妈妈制作的。她为我和妹妹织的毛衣，色彩斑斓，样式各异。我最喜欢的是那件白色毛衣，胸前的一圈立体小草莓，是母亲用钩花针一点一点精心钩制而成，小草莓的头上还带着绿叶，可爱极了。

每逢过年，无论多忙碌，妈妈都会为我们三个准备漂亮的新衣服，包括新袜子。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她会吧清洗过的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们枕头边。

大概是7岁那年，妈妈为我们制作新衣服的场景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妈妈坐在那张老旧的缝纫机前，腰杆挺得笔直。她先将买来的大红色布料平整地铺在缝纫机的工作台上，双手轻轻抚平每一处褶皱，眼神专注而认真，仿佛在对待一件绝世珍宝。

她熟练地穿好线，轻轻踩下缝纫机的踏板，伴随着“哒哒哒”富有节奏的声响，缝纫机的针头飞速地上下穿梭。妈妈的双脚交替用力，控制着踏板的速度，时而快，时而慢，仿佛在弹奏一首美妙的乐曲。

她的右手稳稳地推送着布料，手指灵活地调整着布料的方向和位置，确保每一针都缝得笔直且均匀。左手则扶着布料的边缘，防止布料跑偏。

妈妈的额头渐渐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但她顾不上擦拭，目光始终紧盯着缝纫机和手中的布料，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我制作新衣服的工作中。

没过一会儿，黄色的苹果状口袋就装饰在红色衣服两侧，那精致的蕾丝花边在母亲的手中飞舞着，大领搭配蕾丝花边，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妈妈当时设计的衣服在今日也仍流行。不知疲倦地忙碌许久后，她终于停下了缝纫机，拿起刚刚完成的部分，仔细端详，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那笑容里饱含着对我们深深的爱。她重新穿好针线，拿起形状各异的卡通小纽扣缝制起来，有小菠萝的、有小白兔的……从日出到日落，终于，这件衣服穿在了我身上，那一刻，我仿佛穿上了世间最华美的服饰。

如今，我们已然长大，妈妈却在岁月的洗礼中渐渐老去。然而，她那勤劳、坚忍、善良的品质，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前行道路上的明亮灯塔和坚实指引。妈妈啊，您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勤劳、最能吃苦、最朴实的人，我对您的爱，如同那永不停息的溪流，永远奔腾流淌。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